

# 卷十三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04524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  
 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准名改厚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  
 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函數一節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自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子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手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草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論通  
 者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論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雱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可以加於此圖哉是  
 竊嘗疑之及得此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有我合而言之則一也。有意於後有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一之分則一也。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二分之則四也。亦太極兩儀四象之序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為事業。補註：此與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之意互相發。

留侯善藏其用。補註：或問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朱子曰：只燒絕其用，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君子不可不慎。獨時也。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補註：已見前章，慎獨即思慮將

時然後言言不在我也。補註：已見上篇。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補註：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補註：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故為主。新刊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一終。

新刊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一終

○皇極經世書

外書

漁樵問對

高山晁氏曰：即維堯夫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與云。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負着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

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

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人之害多矣以人之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湯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新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新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新所以能濟吾之魚也新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新則子之新雖積丘山獨具甚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用草木柴也

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弊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新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天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新固已知之矣敢問善於物何必待新而後傳漁者曰新火之體也火新之用也火無體待新然後爲體新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軀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

天地之道

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言傳  
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慈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  
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  
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質曰天  
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  
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幾至  
於殆矣乃析新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雀覽伊水按一統志伊水  
源出河南府盧氏縣閭  
頤嶺水經高縣洛陽偃師縣界入於洛水有金左傳辛有適伊見  
被髮而祭于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晉潁陸津之戎於此也  
涇水按一統志西安府臨潼縣西南二里驪山麓有溫泉沸盛可  
浴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漢武帝加脩節唐時建溫泉宮于此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繼  
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

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  
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  
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  
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  
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  
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樵者問漁者  
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  
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附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  
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夫以用為本以牀為末  
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  
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

名以

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奉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漁者謂獲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

雖是亦曰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獲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推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天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

者曰天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

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理焉莫不有理焉莫不有理焉  
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  
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  
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  
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  
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  
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  
及觀也所以謂之及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  
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  
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  
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

聖人  
所及

心  
性  
理  
學  
論  
語  
卷  
之  
一

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  
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  
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  
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  
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  
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  
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推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空物具而得魚曰空物具  
也豈由天子曰具空物而得魚者人也具空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  
也推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空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  
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空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空物具而

不得者有焉。果有物不具而得者，也是知其物者人也。得者有焉。果有物不具而不得者，非天也。人也。

君子

推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獲之矣。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推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推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

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之與父子交，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其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途者哉？中途詩：危簞危于中。遠九堯之道也。

推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也。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而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

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乎之貪

薪乎推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推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

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

非止為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為一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二

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

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

八卦八卦何謂也曰乾坤離坎兌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

其間矣因而重之則二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推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

兩儀 天地 之祖 辛切 之本 於斯 為極

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  
生寤者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  
通通則人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推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欺有  
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  
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  
故象言先王以戊對時育萬物者貴不妄也

推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及夫始逼壯姤始遇

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始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

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推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



人 物

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化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言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

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物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只代天言手代五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經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

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

道之聖人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交乎非聖人無以盡之矣然後知天地

之消長權歟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矣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矣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交聖人之一道耳

道之聖人

權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肺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鬼脾之靈曰鬼腹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腹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鬼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鬼發乎

人謂之

口則謂之言人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曰陽正氣而生小人曰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平其間

世治  
則言  
士多

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小人四分則小人固不盛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國與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

之性

古今

不是迂儒

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特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隨。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眾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眾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推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眾。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芸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萊不芸而猶生。芸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遠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

君子見善則喜

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隨。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眾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眾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推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眾。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芸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萊不芸而猶生。芸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遠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

止見利則遷上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  
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  
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  
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  
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  
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車  
人遂盡車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  
鄉人之情已之澤十去其三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  
情已之澤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一作今人遂盡古人之情

年十歲  
十歲  
之天地

已之澤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  
之澤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  
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  
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  
不能一有字哭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  
今之人死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  
之人達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矣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  
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  
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  
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  
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

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瓦餘暇九謂太極閒往閒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誦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道禱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我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詹詹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千有室大千斗布被煖餘藜美飽後氣吐胸中九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其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

收夫  
下春  
歸之  
應

急會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翻而後至無錢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舉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肺腑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一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苛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耳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嘗中

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  
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集覽生干也其方長于豫方其豫豫二州

游河南喪其親伊水上遂家焉蓋范陽本冀州之域而河南又豫州之地故曰云云者以此安樂窩一按一統志安樂窩在河南府南  
宋儒邵雍居洛各其居曰安樂窩時游城中士大夫識其車音字相迎候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牽以候其至名曰行窩釋名窩鳥未切窠也

附錄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子學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為業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既奇且矣而

先生絕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通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

經世

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又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向可驗明道云欲要傳與其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其便知又問其處起伊川云起虜起

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張氏喟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主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彞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其蓋當翫之而晒識

康節  
李究  
極天  
人之  
蘊

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艮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有出於較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章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及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本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于準之今之曆書昇然則自漢之今向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為冬至豈豈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翫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非是耶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



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故季通以十一萬九千六百之數爲日分○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小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重面細推去○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電是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挨得水出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其不曾說與伯溫模樣○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共極取之蓋實不曾廢○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其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筮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更發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入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康節以四起數疊七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較甚有包括得及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一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始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始時自有箇處始底道理

否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康節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錢書中默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問

人者  
天地  
之心

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之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康節數孝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孝只是術數。孝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關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李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

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是都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直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真須有此機權術數也。康節之孝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替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

一孝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十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之落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其事如歐陽叔弼定蘊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東說先天圖其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集覽

花陽縣各按一統志本禹

頁湯用之域係尋為建安縣也晉太康中折置建陽縣屬建安郡  
宋以後因之隋省唐初復置屬建州宋初改嘉禾縣元後舊各  
國朝因之屬建寧府花方倍舊釋名倍舊花綻貌倍時久切雷落  
猥切踏虛之數張羨和云昔虛書各司馬温公擬太玄而作者也  
以為人之生本於虛虛然後形上然後性上然後動上然後情上  
然後事上然後德上然後家上然後國上然後政上然後功上然  
後業人約則  
反於虛矣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  
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帝王霸之興替春秋夏之代謝陰  
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靈暄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  
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  
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於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  
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有安之朋友言之少者懷之聖人之

聖人

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  
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  
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皇露化日精義妙道之  
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採相代乎前顧於吾  
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雲之下浴沂咏歸毋寧使曾  
皙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  
當自得之曾哲按一統志曾哲南武城人孔門弟子天資高  
明嘗對孔子言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  
子胃然歎曰吾與點也後世追封萊蕪侯  
黃氏節曰邵子於楊氏太多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書遠過太  
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温云古今之數  
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

終以易疏其說於是顯微闡  
由經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

說大著學者由察民而知經世

性理大全第十三卷



所  
圖  
書  
局